



梅 汝 恺

青青羊花草

花 城 出 版 社

青青羊河草

梅汝恺

花城出版社

青青羊河草

梅汝恺

•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七二一五工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4.25印张 1插图 280,000字

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261·605 定价2.30元

最好的好人，都是犯过错误的过来人，一个人往往因为有一点小小的缺点，更显出他的可爱。

——引自莎士比亚《量罪记》

自序

时值八十年代，却回头写五十年代中期的故事，这并非只为了忆旧。这部小说所展示的生活，所表现的人与人间的休戚相关，脉脉温情，十指连心，以至服务于别人不惜舍生忘死。所有这些，如以当前某些世俗观点看，可能会误认为是牧歌化了的；可能会认为是乌托邦；乌何有之乡；或可能被斥之为如美国作家笔下的并不存在的“香格里拉”（意为人间乐园）。不，不，这样的生活是存在过的，它曾是真正的现实，甚至以神州之大，当日某些真正的现实，还有比书中展现的生活更其光辉，更其灿烂者。但它残破了，黯淡了，最终竟出现了如民不聊生的“文化革命”的十年动乱。我们的生活，诚然有其渐变的过程，也有突变的过程。小说家无意于鉴定生活，他只有志于再现生活。而再现五十年代中期这段生活，目的无他，恰正是为了的着眼于未来，而且尤愿让青年同志们感受一下，仅仅二十来年前，我们临空的太阳确曾是多么明亮，水曾是多么青绿，花儿又是多么芳香，从而激起热望，总结应汲取的教训，更加奋发，把我们的生活建设得比以往更加美好。

小说中的人物，都是些平凡的男女，既没有英雄，也没有女杰，同时照样有人世龌龊，红尘悲欢。这类并不过份的

人世龌龊，红尘悲欢，作者相信，它既会出现在今天，也未必不会出现于明日。就这点说，书中揭示的生活实未永逝，因而它就不该为人们遗忘。这便是作者写这段故事的另一个因由。

作者谨识

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于南京。

内 容 提 要

苏北芦苇青青的羊河岸边，是王志雄曾经战斗过的地方。那时，他负伤了，憨直的农民李大爹舍命抢救了他；年轻敏慧的杜嫂在枕边一汤匙一汤匙地给他喂粥喂水；俏丽活泼的康珍姑娘与他发生过动人的爱情。十年之后（一九五七年），王志雄已是南京医院的主治大夫，并随省血防医疗队来到羊河旧地，为曾经结下战斗血谊的乡亲们医治蛊疾。不料，杜嫂因为治病心切，不遵医嘱，竟猝死于医疗事故。不久，王志雄也被打成右派分子。

秋天，在南京玄武湖畔，落木萧萧，王志雄和施桂香久久地徘徊。施桂香是理解他的，同情他的，她决心把青春和爱情献给这不幸的蒙难者。

又二十二年过去，他们双双来到湖南岳阳参加寄生虫病科研会议，但这时，王志雄已是鬓染微霜，施桂香也已年届四旬。

作者站在八十年代，回头追写这些往事前尘，没有英雄，没有女杰，所写都是极平凡的男女；然而，正是这些男女，他们的行状，却具有一种内在的强大吸力，让你非关心他们不可。

梅汝恺是当代小说家、报告文学家，著名翻译家，一九八五年曾荣获“波兰人民共和国文化艺术（金质）奖章”。

目 录

自 序

引 子.....	1
第 一 章.....	14
第 二 章.....	40
第 三 章.....	63
第 四 章.....	94
第 五 章.....	122
第 六 章.....	148
第 七 章.....	175
第 八 章.....	200
第 九 章.....	239
第 十 章.....	263
第十一章.....	296
第十二章.....	312
第十三章.....	338
第十四章.....	372
尾 声.....	434

引 子

这日，风雪迷茫，日辰已接近旧历年关了。

武志雄从南京医院宿舍出来，渡江来到浦口，目的是搭车前往他旧日战斗过流血过的地方。去阜坎的长途汽车里，这会人挤得满满的，旅客们随带的东西都特别多，很明白，这大都是些年货或年礼。车厢里，脚都插不进地堆放着大包小包，大篓小篓，有许多则是那用白色的剥皮杞柳编得挺滑溜的笆斗^①或篮筐，这类器物都浓郁地散发着某种独特的苏北风韵。武志雄每见到这类器物，便不免兴起缠心的故人情，却并非是故乡之情，因为他原不是苏北人，而是道道地地的上海人。

上海人武志雄，熟稔苏北许多方言，尤其熟稔里下河和阜坎、淮海地区的。他很感兴味地发现，这个浦口长途汽车站，俨如是个“筛选”方言的器具。偌大的南京城，平常原很少能听到纯粹的淮阴话，或纯粹的淮安话，或纯粹的兴化话、高邮话，更别说那怪而又怪的“鸡”、“妻”、“西”永远都咬不准的阜坎话了，但经车站这么一“筛选”，真怪！操这些方言的人们仿佛都给汇聚到这样一个车厢里来

① 笆斗，为苏北的一种象斗状而形体特大的容器，通常用柳条编制。

了。这是两节头的大车厢，能容得一百多号人。旅客上车时那通常的骚乱和喧哗，此刻正处于高潮。武志雄带着类似欣赏音乐旋律的心情，在凝神谛听这一车厢交叉应对的各类土语俚音。自己的思绪，便随着各地方言，一会接衔这地区，一会又接衔那地区。他的座位，正迎着车门，拥拥上车的旅客都得一一打他眼前“过境”，于是，扑落扑落地，旅客们便把从车外沾带来的风雪朔气，年关来临前那因即将与家人团聚而生发出来的节日的融融喜气，一古脑儿地，散满了车厢。这既使他觉得冷，又使他感到温热。他觑看那车门口，正坐着一位大嫂，缠着黑纱头巾，单露出脑后很大的用银簪插着的圆髻，一件素朴的蓝花外褂，腾袅着融雪的蒸气。她絮絮叨叨，在抱怨风雪烂年。一听口音，他就准确地判断出，她是淮阴人。

一九四六年，他在老四团的医务所做护士班长，在那一带曾悠转过近一年。虽说他是上海人，可那一带的玉米粉、红薯、大麦粳子，他吃得满带劲，吃时总觉得喷喷香。再前面，坐着的是个穿红花褂的年轻媳妇，脖儿上戴副银项圈，尽管天气酷寒，却不见她围围巾，也不见她扎头巾，扬州谢馥春名产桂花油，浓浓地搽抹在她的黧黑的发髻上，脑后拢一只溜亮的银插梳，关髻的不象淮阴妇女爱用银簪，而是二面叉着四支灿灿黄的铜发叉。从这头面，武志雄一眼就断定，这青年媳妇若不是兴化人，便定是高邮人。一九四七年，粟裕将军在苏中打七战七捷那阵，他所在的师野战医院是流动的，医护人员和伤病员，当日一律生活在船上，他们的船驶

遍了兴化、高邮这处泽国水寨的所有湖荡河汉，跟各庄各村自愿前来护理伤病员的戴银项圈的闺女们、媳妇们结下了极为诚挚的友谊。那些水色极好的妇女们，不仅极善梳头理妆，不仅开口会唱《高邮西北乡》、《手扶栏杆》的情歌儿，不仅一唱就能唱得你回肠荡气，而且脾气都极温良，耐性又极强，可一倔起来，即便坍天她们都敢用脊梁顶住。她们确曾使他相信过，正是她们这样人的祖辈，才最有资格生育出名垂千古的大文人施耐庵、郑板桥，和风流绝世的大词家秦少游的。思忆前事，于是，那坐在前面的年轻媳妇，就非常自然地给他以某种难于说明的温馨感受。坐在年轻媳妇旁边的，是一位军人，他操一口淮安话，淮安话比高邮话硬，而比淮阴话软，这不由使他联想起淮安攻城战的硝烟战火来，自然他又追忆起《西游记》作者吴承恩，想起当代革命伟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。比起苏南的富庶，上海的繁荣，这凹地带其实只该算是一处极平凡的地境，但它无疑恰是自古已然的人文荟萃之所。而且抗日风云涌起，这片土地率先又成为伟大的全民抗战的中心根据地之一。

是的，武志雄在上海读中学时，他最酷爱的不是别的，是文学，看《水浒》，看《西游记》，每每看得他着迷。他也酷爱看外国文学名著，爱读唐诗宋词，这样的喜爱，至今不衰。没错儿，武志雄确曾梦想过，象鲁迅、高尔基那样，笔扫千军，以文学救国，但十五岁那年他跟随姨表兄，从上海投向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，结果，违反本愿，他当上了卫生兵。文学救国的幻梦尽管未能实现，可他觉得有幸，因为正是在

这片光荣的土地上，他度过了大半的青春，并且正是为了捍卫这片光荣的土地，他曾毫不吝惜地付出过辛劳，甚至流过自己年轻人的血液。如今，他正返回这片乡土，返回他流过血的阜坎区，二次自愿投效，以便在这祖国和平建设时期，再为这片故地作出他力所能及的新贡献。是的，他已不再象当日，只会做些琐屑劳务的卫生兵，或是一名护士班长了，现今他已是上海某军医大学的当当响的高材毕业生，医誉卓著的南京医院的一位主治大夫。“救死扶伤”，为那儿的人民却除病苦，他自信比早年有了更多的办法，更多的能力，更多的经验，更多的把握。由于这段前史，更由于他这般愿心，此刻，这整个车厢里的一切人和物所漫散出的每样“信息”或气息，在在都使他感到亲昵，激起他宛如扑奔母怀似的兴奋。

旅客都已统统坐齐，车门已给关上，司机已入了座，汽车即将开动。忽地，车门嘭地又给打开，众目一齐看向门口，只见奔近车门的是个姑娘，或者因为慌急，或者因为疲乏，或者因为负带的东西过多，只见她打着磕绊，颠簸着，艰难地攀踏着车门的蹬级，姑娘的嘴微张着，她在吁吁气喘，若不是她的那只虽显得白嫩但却是很有力的手紧握着了车门的扶把，她定然会在这已变得很潮湿很腻滑的蹬级上，跌落到车下的。武志雄极想上前拉她一把，只是他的通路给别人堵死，即使挪动半步都不成。可庆的是，这姑娘终于站稳了脚跟，如释重负地从肩头撂下了两只大旅行包，掂估份量，每只旅行包少说都有三十斤。这是个面容佼好的姑娘，生着芽月形

弯眉，嫩白的脸，打两颊泛着霞晕，一副晶圆的眼，流露出自信和矜持。就在她站稳脚跟，刚摆下肩头旅行包当儿，她便把她满含自信和矜持的眸儿，扫掠似的把这车厢里的旅客们庄重地环看一匝。这姑娘外型的某些特征，最主要的是气度，他好象感到有点儿熟，是了，不是很有点儿象薇拉·芭芙洛夫娜^①在书中那么出场那么亮相么？确实有点儿象。此刻，这姑娘依靠自己，终于站稳了脚跟，在这车厢里，或者说在这人海里，她占下了应属于她的存在空间，即便没有坐位，她能凑合，她能跟别人一齐照样到达自己的目的地。这种神色，哪怕她处境狼狈，别人却没法讪笑她，而只能敬重她。

车门又给关上，马达突突响起，十六只上起防滑链的车轮，有力地咬着积雪深深的地面，车子开动了。此刻，仿佛姑娘感到过热似的，顺手拉一把裹头的那幅半湿的艳红的围巾，只抖了抖，围巾便给取下，捏在手里，然后用手背掠了掠微带汗气的双鬓，跟着猫下腰来，拾掇那因慌忙上车给胡乱搁下的两只旅行包，于是，一条倒有手膀粗细长垂到腿肚下的油亮的单辫，拂然委跌在车厢地板上。所有前节车厢里的人，最主要的是妇女，见到如此稀罕的长辫，都流露出惊讶，有的竟至“惊讶”到“哦”出声来。姑娘镇定而从容，又抬了抬矜持的眼，将众人瞥了瞥，庄重地将左手揽住辫梢，那神色似乎这样对她的同性们说：

^① 薇拉·芭芙洛夫娜，为车尔尼雪夫斯基《怎么办？》一书中的女主角。此书因据说为列宁所喜爱，五十年代中初期，我国青年几乎人手一册，视为时尚。

“我有什么办法，我天生就有这么好的发辫，谁爱大惊小怪，只好由谁。”

于是，她继续掇弄起她的旅行包，她有本领，哪怕车厢的空隙极小，只经她三摸两弄，旅行包就给她摆弄得很顺帖，其中一只，竟至做了她的坐垫。而且坐定以后，这姑娘就取出一本书来，不管车身颠簸，书页抖动，可她照样聚精会神，甚至旁若无人似的在读。武志雄注意到，这姑娘结辫的样式，纯是那古色古香的阜坎风，唯一不同的，只在于姑娘的发根和辫梢没结扎两道醒目的红绒绳而已。于是他捉摸，这姑娘兴许正是阜坎人，而他自己正是要到阜坎去的。

车窗外，雪只是拂拂扬扬下，朔风旋卷着。霏霏雪花都打起了旋儿，萨都刺词中所描述的金陵大江，如壁苍山，此刻，都在迷濛中见不着了。而车轮辗过的雪野，茫茫无垠。那时，这儿曾兵马如海，它是清兵围攻天京的江北大营的驻扎地，太平天国后期的贤将，英王陈玉成，忠王李秀成，就曾在这一带苦战鏖征过，杀出了农民革命领袖们的神威武略。而一百多年后，也就是七年半前，我刘邓大军、陈粟大军，更以史无前例的兵威，兴百万雄师之众，在上下八百里地段，横渡天险长江，“打到南京去，解放全中国！”创建了旷古未有的军功伟业。七年半前，武志雄自己也正是打这儿从苏北返回苏南的。

某种激越豪情，属透着某种怀旧或恋旧之思，跃跃然，纵蹦在他的心间，这车窗外的迷濛而不分明的大地，此刻，在他的心间，都是分明的，清晰的。是的，解放了，土地改革

了，老乡们分得土地了，组织互助组了，成立初级社了，然后“高级化”了，人民当家作主了，沉睡的土地复苏了，被敌人蹂躏被敌人践踏的阡陌，都鲜活起来。眼前，虽经皑皑白雪掩覆的这片苏北大地，在武志雄心间感受的，到处都宛似那牧歌般的曼丽，以至他觉得，从这用银簪关髻的淮阴妇女，从这搽桂花油穿红花褂的来自兴化或高邮的媳妇，特别从这打长辫的很象是来自阜坎的姑娘，哪怕光看她们的服饰、打扮、气质，他确已见到，他所前往的茫茫风雪原野，正揭开着或已揭开了崭新的区别以往任何时期的很为壮观的史页。

可车过六合，这姑娘突发了剧烈的呕吐，于是，这原本是自聚自散各不相干的两个人，由此竟结识了。武志雄给姑娘诊病，更服侍她服了药，然后便用抱怨但并非是呵责的口气，说道：

“你既有晕车病，你就不该在车上看书了。你别小看晕车病，一阵吐起来，都能吐出人的胆汁哩。”

姑娘并不回话，只把闭合的眼睛睁了睁，即便呕吐眩晕，但站在面前干起医生行当的这陌生人，她还是看明白了的。这陌生人穿件褪色的军大衣，衣怀随便地敞开，内身是一件蓝卡叽中山服，这是当做外褂穿的，它显得又紧又短，似象这主人在秋天把它用作夹衣，冬天又让它“蝉联”充当了罩衫，于是，这紧短的衣服便没法称“职”了。那给它罩着的跟军大衣同样褪色的黄棉军服，由此竟漏露出几乎近一寸长的底摆。光看这人穿着的模样，怎么估测这人的身份呢？他

是医生吗？他象吗？因为人们习见的医生，大都衣着整洁风度谨严的，可这人相反，很象是个生活马虎边幅不修脚色。他，中等个儿，身材单瘦，剪得短短的硬发，根根象刺猬毛似的半竖着，脸面少血色，多纹皱，特别是他那额头，纹皱一条压一条，深深的，酷似这雪路上给反复留压下的轮车辙印。只是此人双目神俊，闪灼出的意向，炽热而关切，而且关切有多少，炽热也就有多少。正是这点，使姑娘由不得脱口道了声谢。

“叔叔，太麻烦你了。”

“没有事，”他嘴边应着。这姑娘不称他“同志”，倒称他叫“叔叔”，武志雄不免稍微打了个愣。因为这看去年岁已不下二十的大姑娘，脱口便称呼起他“叔叔”，这使他突然觉得，他这人已变得很老了。

有这么一阵，武志雄咀嚼到了一点儿苦味。记得十五年前，他参加革命那阵，他还是孩童；八年前，他进入军医大学就读，仍是小字辈。可流年似水，岁不我留，三十岁还没过满的光棍汉儿，大闺女倒已襟怀坦荡地唤起他“叔叔”来。我的天！

“你是阜坎人吧？”

“对嘞，”照阜坎土音，这儿的“对”，应读做“斗”。长辫姑娘故意这么讲，这不意味别的，实际意味的是“狡黠”的“亲昵”。

“城里的？还是乡里的？”

“乡里的。”

“哪个乡？”

“崔桥乡。”

“呀呀，那儿该算东乡喽，那我们就格外巧了，我们简直是同路哩。”武志雄完全“他乡遇故知”似的，情致变得分外活跃起来。

“什么？叔叔，你也去崔桥？”这姑娘的水样的澄澈的眼，一个劲端详着这邂逅巧逢的医生“叔叔”，因为从这“叔叔”的显然的江南口音上，她实在不敢想象，这个江南人缘何竟须赶在春节前，跟她同去那穷乡僻壤的崔桥？因为那一带，如阜坎人所说，恰是个“多见芦花少见人”的去处。

“我要去的地方是大弯。”“叔叔”口气明确地道，“大弯在崔桥南，我记得，它离崔桥二十里，在羊河边上，羊河打那儿绕了三面，绕做个口袋底，所以我去的那一带，真该称叫大弯，因为那确是羊河最大最大的弯口。”

长辫姑娘沉思起来，仿佛她在竭力追忆她故里的这片历来很怪异的乡土，此刻她那很长很粗的辫发，给她揽拽在丰满的胸前，越是她这动作出于无意，就越映衬出这妮子的青春丽质的美艳。

成熟的独身男子的习性之一，每每喜爱观察异性，尽管久经烽火锻炼的武志雄，他并不能免于于此。他发现，坐在他座位上的这长辫妮子，特别在她沉思时，显现出的不可明言的自在美，竟是夺人的，不是那类做作的美，矫揉的美，或“东施效颦”的美，而是明慧于内外铄于表甚或是淡泊于表的那种纯朴和谐的本真美。好象阜坎女子大都蕴具如此的资